

还珠楼主·著

# 蜀山剑侠传

①⑥—②⑦集



# 蜀山剑侠传

---

①⑥—②⑩ 集

玉珠楼主·著

岳麓书社出版

整理者 舒 群  
责任编辑 伍国庆  
封面设计 张 延

## 蜀山剑侠传

(16—20集)

还珠楼主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  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500,000 印张: 15.125 印数: 1——44,000

ISBN7—80520—141—2

I·81 定价: 4.50 元

〔湘岳88—8—2〕

## 重 印 前 言

《蜀山剑侠传》是旧时剑侠小说的代表作。它熔剑仙、神魔故事于一炉，讲的完全是现实世界以外的故事，却可以使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消闲并感到愉悦。

现实生活中的确也需要有一点非现实或者超现实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生活有时就未免太紧张、枯燥了。

我们很喜欢看《米老鼠和唐老鸭》，这些都是非现实的东西。我们也喜欢看《星球大战》和《超人》，飞船比光速还快，激光枪一射可以穿过地球，“超人”能够使月亮离开轨道……正和《西游记》中的魔妖，《封神榜》里的法宝一样，也都是超现实的东西。我们不必害怕孩子看了米老鼠真会相信老鼠能讲人话，以至妨碍“除四害”的工作。只要它们能给读者和观众带来愉悦，使他们恢复疲劳，又精力充沛地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去，它们就有存在的价值。这岂止是有益无害而已，从某种意义上看，它们还可以开拓人们的想像，让智慧插上幻想的翅膀。

这样说决不是夸张。第一位跨入宇宙、遨游太空的华裔宇航员王赣骏博士在航天飞机中想的是什么呢？他想起了自己在中国度过的青少年时代，想起了自己青少年时期所读过的剑侠小说。他说：

“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。我从小就很喜欢读剑侠小说，特别佩服那些会‘轻功’的人。没想到我今天也有这个本领了。”（引自1985年5月20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科学家华罗庚也说：“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。”（引自1985年3月1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可是，有些以雅人自居的先生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尽管他们言必称太史公，他们却往往忘记了太史公也为侠客立传，大笔淋漓地描写了他们“拔剑而起”，“以武犯禁”的英雄事迹。

当代译学大师，《人间喜剧》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译者傅雷决不是俗人。据郑逸梅先生在《艺林散叶》一书中忆及，傅雷就喜欢阅读《蜀山剑侠传》。

还有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，他在《蓦然回首》一文中写道：

“还珠楼主的大著《蜀山剑侠传》，从头到尾，我看过数遍。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，其设想之奇，气派之大，文字之美，冠绝武林，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。”

《蜀山剑侠传》的作者还珠楼主，真名李寿民，出身四川名门。他除了写武侠小说外，还是一位著名的京剧剧作家。

本册收《蜀山剑侠传》原十六至二十集，故事情节变幻离奇，有如天风海雨，鱼龙曼衍。

由于《蜀山剑侠传》篇幅宏伟，一九四九年以后从未印行过，此次出版，经过认真整理，标点分段，务使眉目清楚，便利阅读。参加本书整理工作的有黄保定、伍国庆、鄢琨、朱纯同志，为简便起见，署名舒群。书中本来就没有反动、淫秽的内容，当然也就用不着删削了。

我们想，读者读完这部小说后，一定也会得到王赣骏、华罗庚、傅雷、白先勇他们同样的感受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16集第1回 | 人语烟中三仙逢矮叟<br>雀环飘转万里走神沙         | ( 1 )  |
| 第16集第2回 | 呈奇计酒海涌碧波<br>庆芳辰珠宫开血战           | ( 13 ) |
| 第16集第3回 | 势迫危临一奴救主<br>邪消正胜双凤亡身           | ( 23 ) |
| 第16集第4回 | 仗异宝横扫紫云宫<br>困磁光失机铜榔岛           | ( 35 ) |
| 第16集第5回 | 三女负荆千鲸掀巨浪<br>双童遇救矮叟戏痴仙         | ( 46 ) |
| 第16集第6回 | 洗髓伐毛岂为贪功甘入险<br>除根斩草都因疾恶苦追求     | ( 56 ) |
| 第16集第7回 | 误逐暴宾嫌生苗人祖<br>重逢慈父喜煞孝女儿         | ( 65 ) |
| 第16集第8回 | 复道行波奇观穷宙合<br>藏珍在鼎密偈示仙机         | ( 77 ) |
| 第16集第9回 | 金镜神光同心求百宝<br>蹄涔沧海无意失双鹤         | ( 89 ) |
| 第17集第1回 | 图解勘参寸心通妙谛<br>飞云可捉咫尺误仙缘         | (103)  |
| 第17集第2回 | 阻险甯荒山落日穷途仙乡何处<br>兴亡说古国尺刀寸弩殷鉴空悲 | (112)  |
| 第17集第3回 | 疾老成樵人初窃位<br>拯生灵佚女再除妖           | (133) 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17集第4回 | 云腾鹤举飞剑斩毒蟒<br>电掣雷轰神光歼巨憨               | (154) |
| 第18集第1回 | 灵根不昧再世修真<br>狭路逢仇初番涉险                 | (200) |
| 第18集第2回 | 偷秘籍密炼花煞罡<br>聚阴魂暗设玄牝阵                 | (217) |
| 第18集第3回 | 一簣亏功桥陵失宝<br>决旬有难古墓羁身                 | (238) |
| 第18集第4回 | 探地穴侏儒建奇勋<br>斗妖尸仙童消隐患                 | (251) |
| 第18集第5回 | 功成一击金菩提暗藏白眉针<br>计斩双凶太虚鉴巧制九疑鼎         | (272) |
| 第18集第6回 | 照影视晶盘点点神光散花雨<br>先声惊鬼物琅琅梵唱彻山林         | (287) |
| 第19集第1回 | 月夜挟飞仙万里惊波明远镜<br>山雷攻异魅千峰回雪荡妖氛         | (300) |
| 第19集第2回 | 大地焕珠光念悔贪愚始悉玄门真妙谛<br>法轮辉宝气危临梦觉惊回孽海老精魂 | (322) |
| 第19集第3回 | 巨掌雀环神光寒敌胆<br>皓戈禹令慧眼识仙藏               | (338) |
| 第19集第4回 | 毒雾网中看岩壑幽深逢丑怪<br>罡风天外立关山迢带走征人         | (355) |
| 第20集第1回 | 念切蒸尝还乡求嗣子<br>舌如簧鼓匿怨蓄阴谋               | (394) |
| 第20集第2回 | 射影喷毒沙平地波澜飞劳燕<br>昏灯摇冷焰潏天风雪失娇妻         | (410)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20集第3回 | 雪虐风饕凄绝思母泪<br>人亡物在愁煞断肠人       | .....(425) |
| 第20集第4回 | 悔过输诚灵前遭惨害<br>寒冰冻髓孽满伏冥诛       | .....(443) |
| 第20集第5回 | 隔室庆重圆悲喜各殊遗憾在<br>深宵逢狭路仇冤难解忒心惊 | .....(459) |



# 蜀山剑侠传 (16—20集)

## 第16集第1回 人语烟中三仙逢矮叟 雀环飙转万里走神沙

二人领命刚走，先是东方大熊礁红烟升起，紧接着正西蜈蚣殿，正北方的圆椒殿、西北方的虹光湖、西南方的珊瑚树，相继各色烟光升起。紫云宫碧树琼林，玉宇瑶阶，珠宫贝阙，所在皆是，本就雄深美妙，雅丽无方，再被这各色彩烟笼罩其上，越显得光华缤纷，汇为奇景。休说那几个初来妖人，平生未睹，便连那经历宏富的许飞娘，也都叹为观止。众人目眩神奇，心惊妙术，哪知究里。其中最难受的，仍是金须奴和初凤。一个知道大乱已开，初凤入魔益深，自己受恩深重，又想不出挽救之方，只好定守身侧，到了万分急难之时，以身相代而已。一个是满拟这诸天世界，七圣大法随心感应，休说三个后进小辈，便是峨嵋诸长老到来，也难破解。

谁知刚将敌人困住，便被走脱，随着青烟继起，敌人入网，未见逃出，方自庆幸，忽然，四方八面，各色彩烟，纷纷全数放起，姑无论成功与否，就说一处困住一人，已有六七个之多，适才只见三人偷入，还说是自己入疏忽，引贼升堂，这其余诸人从何而至？照这样，神沙甬道岂不形同虚设，真是越想越烦。她为人原具深心，自从神沙甬道筑成以后，所学不正，再一多杀生灵，入魔益深，朝夕筹维，惟恐祸变之来。因此她把全宫殿都用魔法封锁埋伏。这座黄精殿居中央，又是甬道的命脉，总图所在，指挥发纵，全在此地，无形中便成了全宫的枢纽。明知今日事太扎手，再加上适才新召来了魔中七圣，如果伤了敌人回来，还易打发，否则魔无功而归，便要反攻行法之人。虽然自己能发能收，早有准备，但是这魔头

不比圣神丁甲，乃天地间七种良煞之因，冥冥中若有魔头主掌，似虚似无，若存若有，看去并无形质，非具绝大智慧，不能明烛几微，非具绝大定力，不能屏除身外，一为所动，灵明便失，任其颠倒死灭，与之同归。受害的人，虽为烟雾笼罩，只外人还略能看出些须形迹，本身却一无所觉，真个厉害无比，万一侵害了自己人，岂不冤枉。惟盼三凤、二凤、慧珠等三人能将被困的几个敌人擒来，用魔法禁制讯问，才知对方真相。

眼看敌人随意出入，藩篱尽撤，只剩下宫中一些埋伏。各人法宝，连这一两桩，不能轻易行使的魔法，即似暂时获胜，想和峨嵋前辈、数十位名头高大、道法宏深的剑仙相抗，怎有把握？心中刚一明白，三凤等尚未擒回敌人，忽见金庭玉柱间，光霞上升，彩雾蒸腾，知有敌人前去盗宝，中了埋伏，念头一转，不由又勃然大怒，忙命金须奴速去查看。

金须奴持了护身灵符去后，先是二凤、慧珠两人空手回转。初凤见她后去先回，无功而归，惊问究竟，二人便将奉命往大雄礁、蜈蚣殿、虹光湖、珊瑚树等有各色彩烟升起之处擒敌，远看烟雾迷漫，越走近看，越没一丝痕迹，等到转身，离得较远，烟雾又由淡而浓，不解何故？如今四方八面俱已寻到，皆是如此，那发烟之处，并无一物等语，说了一遍。初凤刚问可见三妹？三凤已同了随去的人，狼狈而归，也是一无所获，初凤更是骇异，再一问经过，三凤说道：“我到了飞鲸阁前，还有半里多地，眼见烟雾中还有三个人影，忽然似一朵金花爆闪开来，转眼即行消灭，那烟雾也越近前越淡，及至到了阁前，便一点痕迹都无有了。如说被敌人破去，怎又不见敌人踪迹。我因对手厉害，大意不得，不敢去了大姊的护身灵符，试他一试，等到离阁走不多远，不但阁前那片烟雾又由淡而浓，四方八面，似蜈蚣殿、虹光湖、珊瑚树等处，又连起来六七片各样颜色的烟雾，心想此法不将敌人困住，不会露出痕迹，疑心敌人大举进犯，恃有灵符护身，挨次巡视，俱是远观彩烟迷漫，近视杳无痕影。只末一处，行经蜈蚣殿，似闻烟中人语，仿佛说我们‘迷途罔返，大限将临，你父母之仇，早晚得报，勿须急在顷刻’，接着便见一个很眼熟的矮子背影，一晃不见。那烟雾也和别处一样，四处留神搜查，别无迹兆，大姊看是如何？”

初凤此时魔法已为高人破去，害人不成，回害自己，正是魔头高照之际，闻言虽觉三凤所说烟中人语，有些惊诧，以为这类魔法，被困的人一切幻相，均由心生，千奇百怪，变化万端，常有自言自语的时候。那各色彩烟既未消灭，七圣大法，定未被人破去，还不要紧，否则敌人如能随

意行动，怎的不敢显形出面？三凤所闻所见，定是敌人刚刚入网。这七处的敌人，必非庸流，或者被陷之时有了觉察，遁入地内，也未可知。不过敌人就是分头来，也应有几个做一路，怎会单单按照自己所布的魔法，分成七处，和预先知道的一般，同时发动，同时落网，哪有这等巧法？好在那七圣大法，只一冒起烟雾，必有敌人被陷，决不致空，即使会用什绝妙的隐形遁遁之法，也只掩得两三个时辰耳目。再者这种无形伤人的魔法，今日怎么多的敌人，不见得全数都在事前警觉，个个同时往地下遁去，必还有几个道行深厚的人，虽然中法被困，还在那里运用真灵，以绝大定力，来相抵御，神志不会十分昏迷，身又预先隐起，所以看他不见。

想到这里，便问二凤、慧珠去时，血光返照太阴神镜，曾在前面查照，我这里连着几次行法，难道也不见一丝朕兆？慧珠道：“我们初出殿时，原本指挥此镜，注目飞行。先到第一处彩烟前，此镜曾放了一次光明，并未照见敌人形迹。后来连飞巡了六七处，直到回殿，便始终是一团黑影了。”初凤闻言大惊，忙掐灵诀，如法施为，那团暗影，依旧是寒光皎皎，纤微俱照，知未被人破去，益发放心。这几种厉害魔法，天府副册，原有互相克制之言。只缘炼成之后，从未施为，稍一疏忽，以致徒劳无功。想了想，便自丢开，自己还以为万分谨慎。不道烟中有了敌人现形，不去收那魔法，以防万一，敌人不曾入网，魔头反攻自己，不易打发，只要有一两个发现，再行收法，便无妨害。那些隐入地下的，更是釜中之鱼，留到最后收拾不迟。却不料七魔害人不成就已回攻，不久便会乘隙发动。可怜初凤也是仙骨仙根，只缘一念之差，闹得身败名裂，受尽诸般魔难。

初凤等诸人正说之间，金须奴也从殿外飞来。初凤忙问金庭玉柱中可有变故？金须奴答道：“金庭玉柱，远看彩雾蒸腾，光霞辉耀，近视依旧是好好的，并无一物埋伏，也不见有敌人侵入形迹，不知是何原故？”初凤一点也没想到可疑，暗付自从昔年玉柱开放，取出许多异宝灵丹之后，数百年来，一直没有想到玉柱低下也藏有宝物，看今日神气，颇和昔年发现宝物时情形相似，莫非因为强敌大举来犯，知我难以抵敌，又有宝物出现不曾？越想越有理，心里一高兴，便连前事也不加重视。因为降生时辰将至，存心想在人前炫耀，施展那近数月来所炼成的各种幻景法术，便吩咐除黄精殿外，再设一席寿筵在金庭玉柱之间，一则宴请仙宾，犒劳宫众；二则请大家一玩金庭玉柱奇景，当时如真能发现藏珍，岂不凑趣。

金须奴因那金庭玉柱乃宫中禁地，藏珍奥区，平日除了本宫主要外，

仅有一两个宫中防守执事的人，可在里面出入，自己人尚且不得妄进，何况外人。这许飞娘邪魔外道，居心叵测，怎可任其轻入。还有那黄精殿，乃全甬道总图所在，许多埋伏的枢纽，全在其内，平时尚且不可轻离，怎到了强敌当前，这等紧要关头，却如无事一般，闻言好生惊异，便谏劝道：“金庭玉柱宝库所在，如今敌人业已混入，就擒与否，尚难定准，黄精殿全宫命脉，万法总枢，正当多事之秋，谨慎防卫，犹恐不周，如在两地开宴，相隔辽远，万一疏虞，岂不开门揖盗，望公主稍为谨重！”初凤笑答道：“妹夫未习天书，不知究里，便是三妹、二妹，也因道力稍浅，难测玄妙。我在百十年前，已将这部天书，通体澈悟，洞悉玄奥，运用变化，无不如意了。只为此法太辣，有干天忌，从未轻举妄用，如今峨嵋欺人太甚，我已横了心，拼着不成正果，永为海阙散仙，将所有妙法，尽量施为，与他分个强弱。我岂不知这两处关系重要，特地开放门户，正为引敌入网，无论仙凡，涉我樊篱，必无幸理。敌人满布宫中，俱精地遁，虽为七圣大法所困，因未现形，难知就里，不便收法。恐还有别的余党，未必全数成擒，藉此娱宾，兼以诱敌，岂非绝妙。”金须奴见初凤颇为自恃，总觉她今日神智异常，满脸戾气，不似往日仙灵丰彩，疑虑不释。

慧珠也看出初凤不似平日谨慎，见金须奴谏劝无效，当着几个外人，不便再为深说，只有心中焦急而已。除金须奴、慧珠比较明白外，余人俱都过信初凤法力，只知同仇敌忾，不但毫没在意，反巴不得少时开宴，当众逞能，将多日筹备的魔法幻景，一一施为，以显自己道法玄妙。

那许飞娘等几个左道妖人，久闻金庭玉柱之名，因是宫中禁地，不便请求入观，每次来时，仅在外面看见金光宝气，霞蔚云蒸，早就心羨。一听初凤要在那里开宴延宾，好不欣喜。别的妖人，知道三女厉害，此时尚无妄念，飞娘早已断定必败无疑，适才在甬道中和三凤口角时，已存了趁火打劫之想，知道金庭玉柱埋伏重重，如不在事前入内，窥知细底，三女一败，便为敌有，已是无及，正苦无从下手，这一来正合心意，否则初凤也非根行道力浅薄之人，适才施展那么厉害的七圣大法，连自己都觉必有成功之望，谁知敌人来了许多，从未就擒，怎连形影都未见到一个。烟中人语，分明是真，她却自信太深，说是应有幻景，此事出乎情理之外，她连一丝也不觉察，岂非自速败亡。来人定是三仙二老之辈，或者还有自己的克星在内，知非想收渔人之利，此际便应及早抽身，才是上策，哪有这般大意，骄敌之理。几个同党，俱是自己约来，算计峨嵋如果大举，当

在子时开宴之际。此时当众不便预为示警，好在自己预备有防身脱险法宝，且等到时，胜固可喜，如真见势不佳，再一同逃走不迟。

飞娘也是利令智昏，只顾自己如愿，不管旁人。适才李王玉负气前去，不曾拦劝，也未遁去，以致妖尼惨死，已遭了大怨。这次又因事前不警告几个同类，少时逃走不及，大半伏诛，自己仅以身免，什么未得，无形中害了旁人，又结了许多仇恨，后悔已无及了。

且说南海双童甄氏弟兄，同了金蝉，跟着三凤、许飞娘等人身后，隐身通过神沙甬道，偷入紫云宫，已然到达黄精殿台阶之下，仗着掌教真人所赐灵符护身，事急可以退走，正待暗入宫中，窥探虚实，相机下手行刺，忽然一眼看见殿前玉平台上、九鼎后面，悬着一面镜子，放出皓月般的清光，时明时暗，照得三人眉目毕现，知道行藏败露，以为中了诱敌之计，只说进行顺利，不想如此厉害，不由大吃一惊。甄良素来胆大心细，又因多年薪胆，大敌当前，丝毫不敢大意，忙一拉金蝉，便同往地底遁去，见殿前一带地底放光，恐怕敌人预设埋伏，又恐甬道出口有什变化，也不敢往原路退回，径往东南方遁去。退有二十余里，不见上面有什动静，先由甄良隐身形遁出地面一看，面前复道行空，杰阁高耸，金碧辉煌，霞光闪闪，比起别处所见，又是一番景象，真个是富丽已极。遥望黄精殿，与神沙甬道出口等处，不但不见一人，也没有别的异状，心中奇怪。敌人纵非存心诱敌，适才明明是看出自己踪迹，逃走之时，仿佛已在行使妖法，怎会没有一点动作，莫非因见敌人精于地行，无法擒拿，故示镇静，却在暗中埋伏，以待入网不成？继而一想，自己抱着不共戴天之仇，涉险深入一场，不久破宫时辰将至，还得出去，约了轻云、英琼等人进来，尽自在宫中徘徊视望，也不是事。

正要入地招呼同伴，金蝉、甄良已然候得不耐，遁出地面，互一商量，那面镜子悬在殿台之上，必是一种照影窥形的魔法，未必可以移动。敌人既不能地行来追，率性再冒一次险，仍隐身形，由地底出其不意，绕向殿侧，相机行事，看看黄精殿周围地底那片放光的地质，是否可以通过？如可通至殿上，好歹也立点功回去，如其不能，再看出妖法埋伏厉害时，便决计不贪这一时之功，能好好退出更好，否则便将瑛姆所赐的灵符施展开来，给他一个下马威，略寒敌人之胆，再将掌教真人灵符施展，直由海面上升，逃出宫去，会合迎仙岛上诸同门，二次大举，破宫报仇。

正打主意要由地行前往，猛见黄精殿内飞出七道各样颜色的彩烟，转

眼功夫，像雾纱轻绡一般，布散开来，分向七路，离殿不过三丈远近，便由淡而隐。三人俱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这七道彩烟必是有为而发，说不定有什么极厉害的魔法，这等无形之物，定难抵御。幸而自己是在地下行走，又将身形隐住，当不致于受了暗算。三人刚互相打着招呼，要往地下遁走，猛觉身上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甄氏弟兄修道多年，又加在峨嵋吃过一回大亏，益发警机谨慎。便是金蝉，近年也是久经大敌，屡闻前辈仙人指数，长了不少的阅历经验，早猜敌人不肯干休，及见黄精殿内飞起七道彩烟，有一道正对着飞鲸阁飞来，忽然无影，已是在那里留心提防。再一打寒，修道的人，好端端哪得有此。三人俱知事情不妙，连忙按定心神时，仿佛神志一昏，万绪如潮，一涌而至，竟忘了往地下遁去，颇觉三女可恶，忽然怒发不可遏止，各自一指遁光，便要往黄精殿飞去。

刚一动念，初凤为首，已率了二凤、三凤、许飞娘和全宫众人杀来。剑光法宝，纷纷祭起。三人盛怒之下，各自指挥飞剑法宝迎敌，过了好些时辰，未分胜负。这些敌人，全是幻景，总算三人道基深厚，一个是几世童身，神明湛定；那两个又是久在玄门，精通道法，身旁又藏有掌教真人和瑛姆的灵符，所以虽然暂时中邪，尚未成擒。否则这七圣迷神魔法，一经被侵，喜怒哀乐爱恶欲，必有一桩中人，能在瞬息之间，现出千万种幻相，身当其境的人，只觉着事情一称心如意，便即被陷，不得脱身，任人擒去摆布，饶是多大本领道法，也是除死方休。

二人先时哪知中了魔法暗算，只知拼命般迎敌，杀得难解难分，其实身手并没转动，法宝飞剑，也未施为，人是站在当中，如醉如痴，不过尚未倒地昏迷罢了。正在危机密布，不可开交之际，金蝉猛的心灵一动，暗忖适才明明要由地遁往黄精殿去，刚要动身，敌人便即杀来，杀了半日，未分高下，这还不说，往常他和妖人对敌，怎的今日这般越杀越有气？想到这里，盛气一平，魔头自然有些难侵，心中便微一明白，再往四外一看，不但黄精殿不知去向，眼前人物，都如烟雾之中，随着自己的念头，时隐时淡，知道自己一双慧眼，可以透视云雾，无微不显，这般鲜明的景色，怎倒不会看清？情知中了敌人道儿，连忙大喊道：“二位师兄留神，这是敌人妖法幻景，我们不要理他，快将法宝护住身子，以免受他暗算！”连喊数声，未见甄氏弟兄答话，正自着急，要用手去拉，忽听前面连珠也似起一阵极轻微的爆音，接着便是一片黄色烟光冒起。经这一来，不但金蝉心灵完全复原，连南海双童也明白清醒过来，都不知身陷危境，来了救

星，一见敌人，忽然无踪，面前现出一片烟雾，反以为变出非常，敌人又闹什么花样。

正在张皇骇顾，准备迎敌之际，猛觉身子被一种绝大的力量吸住，凌空而起。金蝉忙取弥尘幡，甄氏弟兄更是情急，竟要将掌教真人灵符启动，以谋出险。俱还未及施为，猛听耳边有人说道：“尔等已陷魔网，我奉齐道友之托，来此解救，时机瞬息，休得妄动。”金蝉听出是矮叟朱梅的口音，心中大喜，转瞬落地一看，已是虬髯殿侧，现出一个矮老头儿和一个少女，果是矮叟朱梅，同了廉红药。金蝉忙给甄氏弟兄引见，拜倒在地。朱梅道：“我今晨同白道友到了凝碧崖，得知你们来此，取那天一贞水之事，因为这座紫云宫，原是连山大师别府，天一金母旧居。紫云三女前身，乃天一金母侍女，此番转世重来，仍然误入歧途，难免劫数，她仅将金庭玉柱中所藏的法宝和道书取去，柱底还有大师、金母每人一匣遗书和许多奇效的丹药，俱未取出。宫中流源，我知之颇详，此次赶来，便是为了那两匣遗书，就便相助你们取水。三女劫数将至，尔等无须忙在一时。尔等所中魔法，甚是厉害，连我也难破解，幸我事先料到，请瑛姆派了她弟子廉红药，持了法宝灵符前来，不但已将那七道魔法破去，由她还伤行法之人，并且还故布疑阵，混乱她的目光，使其觉着来人业已入网，有恃无恐。现在离三女生辰不远，留下红药在此行法，尔等三人，可随我由宫前海眼旧道退出宫外，将周、李、易静诸人接引进来，乘她寿宴高张，邪术娱宾之际，红药去破她黄精殿中总图，尔等破宫取水便了。”金蝉因石生尚在神沙甬道第一层阵内，刚想请问朱师伯见未，朱梅已吩咐众人站定，手掐灵诀，行使仙法，一展袍袖，隐了身形，直往前宫飞去，到了辟水牌坊之下，才驾光遁，飞身而上。那里虽经三女的五色神沙将出口堵塞，外加魔法封锁，却早为朱梅入宫之时，用瑛姆一粒无音神雷破去。三女开宴之前，方行觉察，急忙重加封锁时，敌人已用妙一真人法宝神符，连破四十九阵，从甬道中长驱而入了。

金蝉、甄艮、甄兑随了朱梅升出海面，直飞迎仙岛落下，轻云等因时辰将至，还不见金蝉、石生、甄氏弟兄回来，掌教师尊和瑛姆所赐的破宫退敌的灵符，又全在二人身上，正在等得心焦，忽见三人同了矮叟朱梅，已由延光亭甬道径从远处海面飞临，知道少时成功无疑，好生喜欢，纷纷迎上前去。易静原见过朱梅几次，忙率易鼎、易震，随了周、李二人，上前行礼。金蝉一眼不见石生，不禁失惊，咦了一声，朱梅笑道：“石生至

孝，根深福厚，无须急他有什不测，他留在里面，大是有用，但此时尚难退出，尔等少停前去破阵，便可在甬道中相遇了。”金蝉闻言，才略放心，大家便随侍朱梅，请问峨嵋开府之事。

朱梅道：“此次凝碧盛会，乃掌教齐道友奉了长眉真人所留法谕，趁这五百年劫运到来之际，光大门户，发扬道宗，除一些道左旁门的仇人外，各派剑仙散仙，届时俱来赴会，推荐弟子共建仙景，以前武当张三丰道祖虽有这类举动，却无如此之盛，真乃千百年来唯一盛事。我内外功不久完满，本想将门下诸弟子，多荐峨嵋，只因师弟伏魔真人姜庶再三和我谈，先恩师当年创设青城宗派，苦修多年，颇非容易，后来兵解仙去，此志未成，临化遗命虽说自己因收徒不慎，误收了四师弟秦深，造了许多杀孽，以致耽误许多功行，门下弟子，异日收徒，务须格外严谨，如无好资质，宁使本门派宗绝传，也不可轻易收录等语，难得目前是五百年群仙转劫脱劫之期，异禀良资甚多，不愿本门宗派无有传人，执意要创设青城一派，以传本门衣钵，头一代按照先恩师遗偈，共只收男女弟子十九人，准备再传以后，便可发扬光大。我不便强他，所以各派荐徒，惟独青城无有。青城、峨嵋同是玄门正统，殊途同归，分合皆可，姜师弟虽不免门户之见，但他眷怀师门恩德，念念不忘，所言也不为无理，只是我闲云野鹤，疏懒已惯，峨嵋劫后，便即道成化去，不愿多结尘缘，再惹烦累，现已与他商妥，我只尽力相助，不能为教祖。异日我去之后，将道统传让与他，再由他去传与门下弟子。

“昔日在月儿岛，同了白道友往火海去取连山大师遗留的龙雀环，得见壁面遗偈，方知紫云宫源流因果，青城门下十九人，竟有两个是宫中转劫的侍者，中有两样异宝，本是昔年天一金母所赐之物，现藏玉柱之下，应为所有。我恐落在别人手内，将来又生波折，再加齐道友因我曾经三入火海，备知这里底细，加以嘱托。此来一为破宫取水，二为代那两个未来的门人，将此二物取出保存，以备将来物归原主；三为尔等法宝飞剑俱出仙传，恐那二人兵解之后，禁受不起，事前总有一番调度。紫云三女自恃无敌的，只有神沙甬道，和那七魔销魂之法，此法已为廉红药用瑛姆灵符破去，她如今还在梦中。所剩神沙甬道，少时我等入内，便要瓦解。其余法宝妖术，均不足为虑。倒是金须奴在月儿岛火海之中，得了几件法宝，内有一柄清宁扇，乃连山大师当年采取三才灵气所炼，极为厉害，须我亲自会他。还有三凤手内有一根璇光尺，因她不知运用，另以魔法炼成，日



前虽为尔等将她破去，但是此尺神妙仍在，功用仅少逊于九天元阳尺，许飞娘垂涎已非一日，如见三女失败，必要趁火打劫。如落她手，大是异日之患。

“金蝉少时入阵，到了宫中，可小心监察三凤，先由甄艮、甄兑去敌二凤，等她遭劫以去，再去相助金蝉，斩了三凤、冬秀，以报杀父之仇。事成谨防许飞娘乘机下手，先将璇光尺取到手内，再会合前往金庭玉柱之中，取天一贞水，合那两匣柱底遗书。飞娘夺尺不成，还不就此甘心逃逸，必往金庭盗宝，你四人如觉敌她不过，可将瑛姆灵符展动，发动神雷，将她惊走，你四人均非其敌，不可穷追。这时廉红药与石生，必将元命牌盗出，同了蓉波、杨鲤来到。尔等只守着金庭，等我到来，再一同回山复命。易静去敌慧珠，此女未入迷途，转劫苦修颇非容易，又未为恶，不得伤她的命，可任其逃走，无须追赶。易鼎、易震同敌余孽，除龙力子和金萍、赵铁娘二女外，俱是在劫之人，尽可全数诛杀。轻云、英琼双战初凤，她已为七魔反攻，神智已乱，非你二人之敌。金须奴救主情切，必舍死来救。初凤平日为人，尚知自爱，所有恶孽，俱出三凤、冬秀二人蛊惑。不过筑炼神沙甬道，杀孽太重，恐难免劫。可看在金须奴为主忠义，暂时放她逃走，给与自新之路，能否挽救，全在她了。我先去敌那几个异派妖人，胜后再往各处接应。”分派已毕，便即率众起身，直往延光亭飞去。

到了甬道外口，矮叟朱梅吩咐易静姑侄，用九天十地神梭，先将甄艮、甄兑、英琼、轻云四人穿行地肺，度入宫中，如见地质有异，发出青光，那便是珊瑚榭宫中最僻静的所在，那里经自己初次入宫时，放有苦行头陀遗赠妙一真人的寂灭神钟，众人到此方可上升，以免神梭出土时，雷声光华惊动敌人，有了觉察。出地面后，隐去身形，再奔黄精殿，由殿后金门入内。这时总图已为红药用瑛姆法宝神雷破去，可会合在一起，同出扰乱寿筵，分却敌人心神，以便这里破他神沙甬道中的四十九阵，可少许多手脚。易静等领命，施展神梭，地行而去。

金蝉忍不住，又问石生何在？朱梅道：“现在二层阵中被困，入阵便可相见。”说罢，带了金蝉，径入阵内。这时总图尚未被红药破去，头三层的有无形沙障仍和先前一般厉害。朱梅来时，早有准备，到了阵中，见前面五色光华乱闪，笑对金蝉道：“这东西却也有趣，将它毁了可惜，好在孽是紫云三女所造，与我们无干，且收下来，留待峨嵋开府时，给你们